

老子辨正

王西平◎著

任佐鼎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老子辨正



王西平◎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子辨正 / 王西平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5.8 (2016.3重印)
ISBN 978-7-5518-1057-9

I. ①老… II. ①王…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研
究 IV. ①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2821号

老子辨正

王西平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影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8
字 数 495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2001-5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057-9
定 价 50.0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道法自然 無為
而無不為

致賀老子辩证出版
原下陳忠實

陈忠实 >>

著名作家
原陕西省作协主席
长篇小说《白鹿原》
获茅盾文学奖

大宏



智揚

慧中

善

為西平子前正出版題

乙未年春 鍾明善



<< 钟明善

著名书法家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现为
顾问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博物馆馆长

玄極靜焉
或而遂通

題王西平先生新著

《老子辨正》 費秉勛



費秉勛 >>

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学”研究专家
中国易学研究院院长

釋文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

衡雖近不行不至
事雖小不為不成

劉亞諫乙未年春月書於京華



<< 刘亚谏

国家文化部高级
画师、国家一级
美术师、国家注
册高级古玩书画
鉴定师

2009年全国收藏
界最具影响力十
大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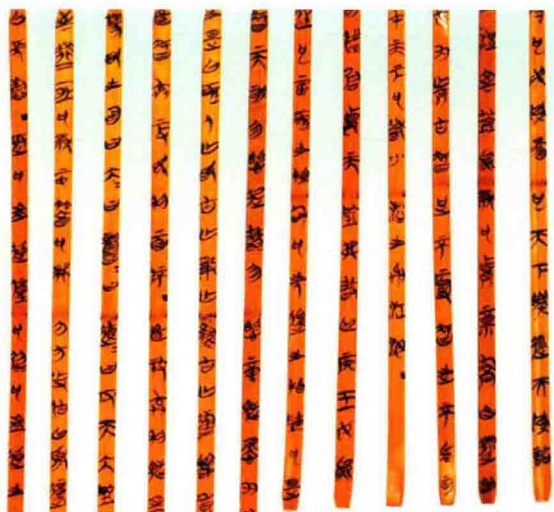
安徽涡阳老子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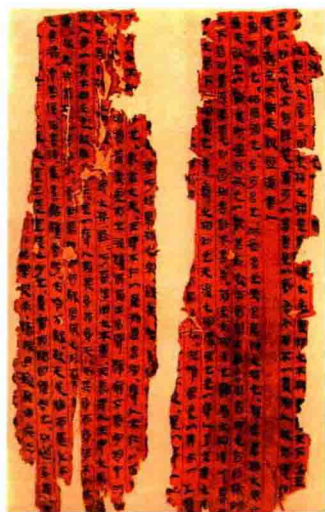
河南鹿邑老君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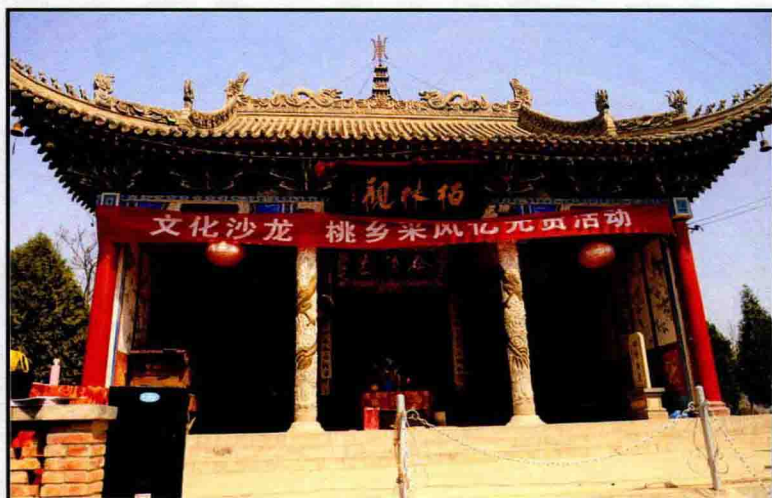
陕西周至古楼观老子说经台



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竹简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甘肃天水柏林观

天水市政协安志宏的《尹喜对〈老子〉成书的贡献初探》一文说：“天水与老子、尹喜有关的遗存有：麦积区伯阳龙虎山有柏林观、尹道村、伯阳水、尹道寺村（尹喜故里）、讲经台、教化沟、元龙、老君庙、老君山、老子炼丹的遗址——‘赤峪丹灶’、牛头谷（老子乘坐的青牛死后埋葬的河谷，故名）、关山、散关、伯阳谷水、伯阳水、伯阳城南之伯阳川、七矛飞升处（伯阳矛谷，为老子尹喜弟子修道处）……”这些，鲜为人知，值得重视，参考价值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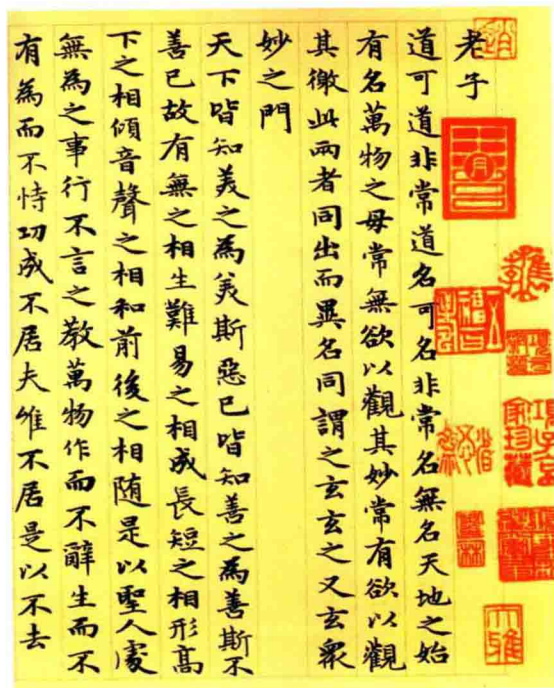


此画像出自唐代“画圣”吴道子的手笔，画像上方的文字为唐玄宗所题御赞，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手书。文曰：
 爱有上德，生而长年。
 白发垂相，紫气浮天。
 含光默默，永劫绵绵。
 东训尼父，西化金仙。
 百王取则，累圣攸传。
 万教之主，先天地焉。
 函谷关右，传经五千。
 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唐 吴道子绘 唐玄宗赞 颜真卿书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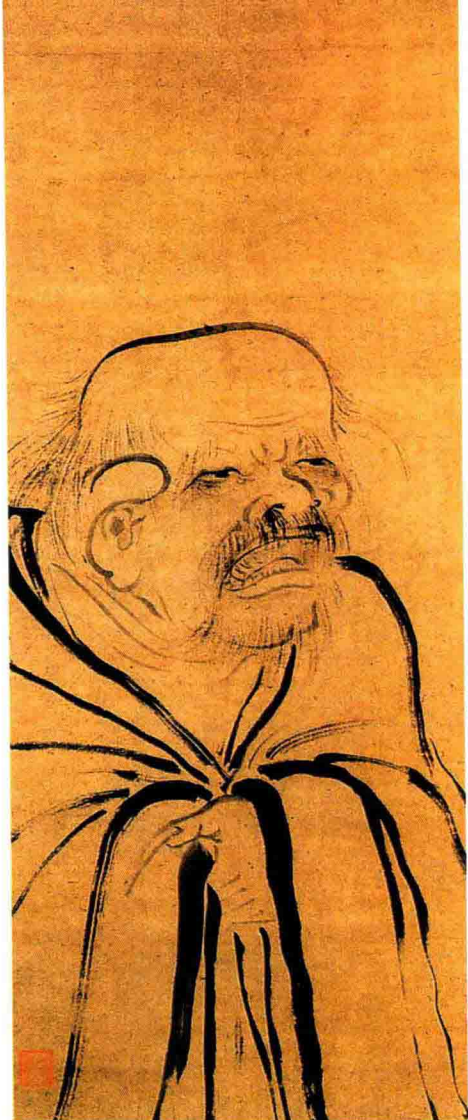
明 文徵明绘



元 趙孟頫書



元 趙孟頫繪



老子像 古代佚名



老子出关 北宋 晁补之绘



老子讲经图 宋 李公麟绘

子必须极其周圆，方能稳当地行驰在平坦的路上，不致颠簸。但是，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的技艺没有承传。一天，齐桓公亲自拜访他。他们的对话，便被记录在《淮南子》中：

木匠知道君主的来意，便问：大王读什么书啊？

桓公：我读圣人的书。

木匠：那些圣人在什么地方啊？

桓公：他们都已经死去了。

木匠：那你读的就是他们的垃圾了。

桓公：住口！你一个区区木匠，竟敢如此挖苦我。今天，你说出道理来，就算了；说不出来，我就杀了你。

木匠：好的，大王。我拿我打造车子做比方吧，我造车轮时候，斧头砍得太快了，很苦很累，而且因为力度不够，常常砍不进去；砍得太慢了，虽然轻松不费力了，但是砍不到位。这就要拿捏分寸，不快不慢，得心应手，恰到好处。但是这种境界，是没有办法传给别人的，就是我的儿子，也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学到。所以我都过了七十了，还自己亲自造车。圣人的书也是这样，真谛已经被圣人带到坟墓了，剩下的只能是垃圾和糟粕。

桓公认为木匠的话是有道理的。

所以对于远古圣人的著作，后人如何理解，总是难以得其真诠。一个人，无论怎么知识超绝，欲完全透解圣人经典，只能事倍功半，恍兮惚兮。因为真谛已经被圣人带入墓穴了。

就我数十年间，阅读过的研究和注释《道德经》的著作，当在两位数了。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对《道德经》的见解，见仁见智，驰骋八荒。他们之间的观点，多有相悖之处。只是没有人收集整理这些差异。众人从宇宙观，人生观，政治哲学，仙道修炼等等不同角度，阐释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面对半书架研究《道德经》的图书，想起司马迁说的“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史记·老子列传》），庄子说的“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我常觉得自己无话可说。现在，看了王西平先生的《老子辨正》，忽然想说几句了。

王西平先生的《老子辨正》，相比较我阅读过的此类著作而言，的确是有新意的。可以看出，他是下了苦工夫，力求进入圣人的心灵。

历来注解《道德经》，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我且借用两个宗教概念——“出世”和“入世”。“入世”的注解，便是儒家以及古之士大夫，近之

“道”为“说”，“道可道，非常道”则断言“道”是不可言说的。因为言说出来，便非“常道”。但是《道德经》81章，全部是对“道”的言说。而一部《庄子》，更是言说“道”的。那么，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逻辑学上的三段论模式：

大前提：“道”是不可言说的，言说出来的，就绝对不是“常道”；

小前提：《道德经》就是一部对“道”的言说的著作；

结论：所以《道德经》言说的不是“常道”。

高道们说，太上老君（即老子）能如此写文章吗？开口就将自己的嘴封死了，将自己后面讲的道理全部否定了。高道们凿凿有据地说，这一句应该是：

“道可道非，常道。”而“可”，可训为善，《礼记·檀弓》：“虽欲殤也，不亦可乎？”也可以训为遂意，《荀子·富国》：“生也，皆有可也。”所以，这样断句以后，便和佛教的《心经》有了异曲同工的意义了。即佛门常说的真空妙有。其实，我们看佛教于公元67年传入中国，并没有繁荣，直到魏晋时期，人们以《道德经》作为解说的津梁，以老庄比附佛经，才开始渐渐繁荣。那时候的学者，认为老庄和佛学完全一致。范晔就说佛教：“祥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迁之宗，道书之流。”（《后汉书》）所以佛门大德，如慧远、道安、支遁，便多以老庄解释佛经；而高僧鸠摩罗什、僧肇、慧观、慧琳等，则以佛理注释《道德经》。

这是一家之言。当然，还有更多的立论。

王西平先生的《老子辨正》，则另有新论。其一，他认为“‘道’在先秦有‘言说’的义项”。其二，关于“非常道”的“常”，因为马王堆竹简本为“非恒道”，有著名学者高明先生说：“汉时因避孝文帝刘恒讳，改‘恒’为‘常’。”人们都以为真理。王西平先生却认真辨别了“恒”和“常”的不同意义。认为“恒”和“常”不可混同，应该是“非常道”；其三，他对“道”的阐释，引入了现代自然科学发现，更新了人们对“道”的认识，从而，提出“道”是“宇宙本原、本体”（见第四章）；其四，将“常道”做为一个概念，进行了哲学的阐释。

类似这样的新论，《老子辨正》中比比皆是。

二、一个木匠口中的真理

两千多年前，有一位木匠，技艺卓绝。他的君主，便是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齐桓公。齐桓公乘坐的车子，便是他的杰作。

过去的车子，是木轮。在没有铁的时代，全靠木铆的契合，使其坚固。轮

凡事得人则立。研究和写作也是这样。一般研究注释《道德经》的人，没有遵守《道德经》中提示的原则，以身试法（道法自然）。我以为这样是不够完美的。我们应当将《道德经》中一切可能的内涵找出来，然后再评判得失。比如对于如何得到“道”，《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道家的太上老君即老子）说：

“人能常清静，天地系皆归。”又说：“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是否真是老子的著作，我们暂且不去考证。但是，它是道家的重要典籍。按照道家的说法，只有得道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道”。它给我们指引了一条路子，即“清静”。中国著名的八仙之一吕洞宾祖师，对于得道，说得更明白：“心死而道生。”一个心中欲念飞扬的人，能够透解《道德经》吗？

王西平先生研究《道德经》有年，他的研究，走的正是修道——证道——解道的正道。他的著作，起名《老子辨正》，便是立下了辨明正道的信心。我略举数例，以证其新。

《道德经》21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还有5句，略去。河上本、帛书本，首句皆有“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大多数流行的版本，皆无此句。而王西平先生的《老子辨正》，使用的正是河上本和帛书本。任继愈的《老子新译》，基本是帛书本，故亦有此句。而任继愈的见识，是有代表性的。一般研究者，皆持此意。

任继愈的现代语译是这样的：

大“德”的内容，在于它与“道”一致。“道”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形体。它是那样的惚恍啊，惚恍之中却有实物；它是那样的深远暗昧啊，深远暗昧中却涵着极细微的精气，这极微的精气，最具体，最真实。

这里的“孔”，任继愈训释为“大”。河上公亦训释为“大”。王西平先生则训为孔洞、通道。这和我接触到的道门中的理解训释是一致的。他说：这个通道“意指天目，眉间穴，这个孔穴是有德行的，所以叫孔德”。这个训释崭然一新，别开生面。

接着是“象”和“物”。王西平先生引录了冯友兰和刘笑敢文章中的研究，阐释。他们从现当代哲学概念中，寻找出路，用“物质性”、“绝对观念”等等进行阐说。但是，道门中人则又嗤之以鼻。说“象”就是道的形象，“物”就是道的存在，老君懂什么物质、观念？王西平先生继承道门的说法，并更深一层地进行了他全新的阐释。我个人认为，他的阐释，符合庄子“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根据庄子说的“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即残余）以为国家，其土苴（即糟粕，土基，粪土）以治天下”，他是追求“道”的“真”意的人。可贵之处，他本人就是一位实践修道的人。有许多境界，是他在自身修道中，实实在在感受到、观察到、体验到的。

现在，我们看王西平先生的阐释，不是文人学者凌空蹈虚的哲学、物理学、天文学的尖新理念，对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会有启迪的。他说这一章“是说他（老子）如何见道、体道的。道的特性、状貌是怎样的”。诚哉斯言！

“惟道是从”，王西平先生说：“惟道是从，是说道是从天目穴观察到的。”这和道门中人士理解方向是一致的，他们说，这句话是说“功德这孔窍被疏通的程度，是随着修道者心神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

王西平先生说：“道之为物，是说道作为可见的东西是惟恍惟惚，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影象。”

王西平先生在对此章的辨正中，特别叙述了他自己在修道中的感受，看到的境界。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类似这样的章节，还有很多，此处就不一一列出，读者自己可以阅读。

王西平先生能够发心著作《老子辨正》，正是他自己在修道中感受到了许多境界，遂对《道德经》有了不同常人的理解，发之于外，便成就了《老子辨正》。

四、水镜之典

读了王西平先生的《老子辨正》，有很多想法，但是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又不可能尽情展开。

老子的道，教导我们返璞归真，使我们成为身心完整的至人、真人，让我们的生命脱胎换骨，进入体道，悟道而行道，最终达到与道合一，融入不生不死的境界。

王西平先生的《老子辨正》，在对《道德经》第25章的的阐释中，将道的训释，开辟出新意。他发现“老子关于道的理论，其预见性、概括性、客观性、科学性是无与伦比的”，“道的法则是自然，而自然也就是天、地、人、君、道

的总法则。”所以，在训释《道德经》第36章时，他才摆脱诸家成见（包括庄子在内），将“柔弱胜刚强，鱼不脱于渊”，做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渊”后用句号，使下一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独立了出来。这一个句号，意义非凡。他将道和器分离了，使整个《道德经》的立论统一了起来。

古人湛方生有一首诗，是评说《道德经》的。诗名《诸人共讲老子诗》：

吾生幸凝湛，智浪纷竞结。
流宕失真宗，遂之弱丧辙。
虽欲反故乡，埋翳归途绝。
涤除非玄风，垢心焉能歇。
大矣五千鸣，特为道丧设。
鉴之诚水镜，尘秽皆朗彻。

此诗说的道理，非常符合现当代人。整首诗是批判人们违背老子返璞归真的。诗人说，现在人们一个个争奇斗智，掀起汹涌恶浪；人们纷纷你争我夺，仿佛结了无数死结，没有办法解开。人们无节制地放纵自己，完全失去了道；仿佛一辆车子，失去了正常的轨道；即使再想返回，但是因为道路已经被埋没，也回不去了。但是，人类必须去除不合道的一切，否则，人们只想竞争，那颗肮脏的心，永远无法停歇。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多么伟大啊，他是专门为失去道的人们写的；《道德经》如一面镜子，一切肮脏污垢都能够照得清清楚楚。

王西平先生著作《老子辨正》，和这首诗有异曲同工的初衷。《道德经》乃水镜之典，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花大力气，认真对待。中国古今有见识的学者，都断言中国文化的根是道家。《抱朴子》直言：“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我以为，将来东风西渐，《道德经》将是第一个使者。

王西平先生的《老子辨正》，为《道德经》的普及和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值得庆贺。

2015年3月22日

（韩起，陕西作协驻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版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6部。对《易经》《道德经》有深入的研究和体悟，编校了《吕祖秘注道德经心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前言

《老子》的发行量、翻译语种在全世界仅次于《圣经》，然而，至今没有一个被大家认可的“通行本”，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能不能校订出一个切近《老子》原意，又便于广大读者颂读的通行本？研究者认识不一。

《老子》版本，近年来，一般分为世传本（以汉末河上公本、晋王弼本、唐傅奕本为代表）和古本（1973年出土的帛书甲、乙本、1993年出土的竹简本，最近又有北大汉简本）。在古本出土之前，难以准确计数的历代注家和碑刻，大都以世传的三种版本之一为底本。也有以景龙碑、楼古本为底本者。古本面世之后，老子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仅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给校订出一个相对稳定的《老子》读本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香港大学教授刘笑敢先生近年出版的大著《老子古今》中，专就“何谓‘定型’，何时‘定型’”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他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校订出一个通行本。

笔者认为：

一、十分需要一个学术界比较趋同而相对稳定的“校订本”

要说《老子》的“定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是出土了最初老子所著、关尹子所编所整理的定本，非此，何谈“定型”？但校订出一个学术界比较趋同而相对稳定的“通行本”，却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河上、王弼、傅奕是依自己所据古本与众多注家所依传本经过长期历史筛选和比较，成为人们较为公认的三种较好传世本。帛书、竹简、北大汉简本一出，发现三个世传本有诸多问题，因此，近多年来研究、校勘和注解《老子》的著述不断问世。学术界的研究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长久地争论下去，特别是像《老子》这样既蕴藏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却又充满玄言奥语的显学。

然而，与任何优秀古典文化遗产一样，不能仅仅只作为一种装饰或摆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现实社会的应用，要从学术殿堂上走下来，面向广大民众，让更多的人看得见，读得懂。这样就十分有必要经过学术界研究，推出一个相对稳定